

即由元素化或个体体验式的身体表达变为关于身体内外功能的“实验”。

上世纪80年代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艺术中关于人的本能、欲望的表述显得非常突出。中国艺术家对这些命题的关注更多的是源于挣脱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以及张扬个体意志的集体诉求。90年代基于个体生存的身体体验和呈现，蕴藏着对人生存在及权力话语的深层思考，其中不乏展现身体极限的、引起广泛争议的例子。再到新世纪以来，关于消费时代的身体被塑形和建构的话题成为思想界、艺术界关心的热点。

如果笼统来说，上述身体题材的创作不少都挟裹着关于身体的社会与文化建构，极富有时代的社会与文化针对性。近些年来，有一种艺术倾向，就是有些艺术家如同生理学家一样对动植物及人的生命机能进行剖析、探测和实验。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从事生理学家的的工作，同时也并非完全抛开身体的社会属性问题，只是说他们的观念指向都以生理实验为基础，在那些异样的、非常规的或者病变的实验操作中透射的是艺术家自身体验和社会感知的心理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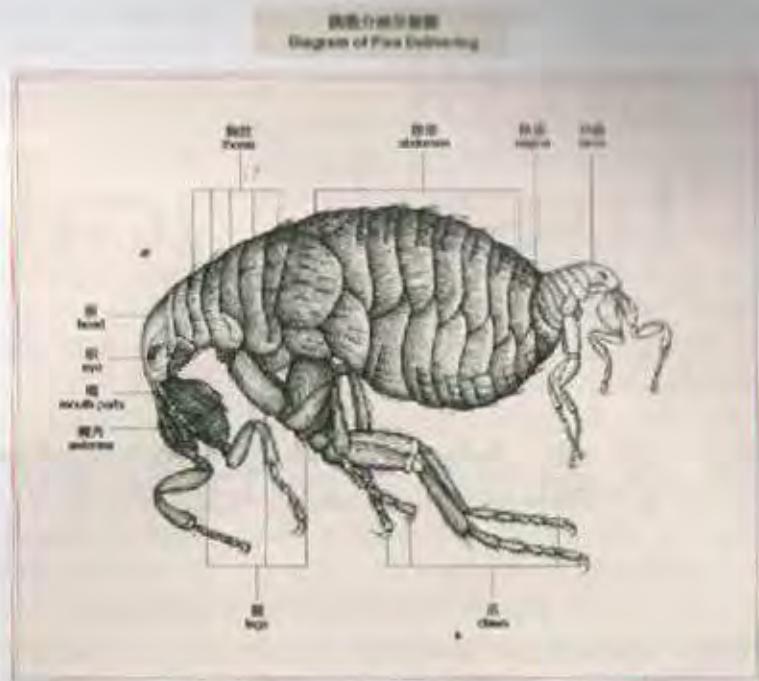
本次专题特选取了一些进行此类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题材不同，进行“生理实验”的取向也各异，有的与机体机械运动有关；有的带有生命哲思的味道；有的探索病变体的诊疗；有的则注目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变异嫁接……

为了更清晰地获知他们的创作思路，我们对这些艺术家分别做了采访，在访谈中，我们基本是一个安静的聆听者，旨在了解他们的创作题材的来源、意涵及创作方式的特征，而不作过多的阐释。

关于促使此类题材创作的缘由方面，有来自相关哲学、文学、电影的启发，有潜意识里说不清的理由，不一而足。但其中最直接的触发，有几位艺术家都提到亲历医疗场景给予自己的独特体验。而至于与身体相关的哲学论述的影响，有的艺术家表示了否定，声明更多的是源于直观的个人经验和顿悟。

关于以身体、生理为题材的作品所探讨的问题，有的通过置换了身体肉感和温度的消费品反映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的扭曲和欲望的膨胀；有的通过对现实的荒诞化、戏谑化转换传达对社会底层关怀的隐喻；有的通过神怪以及各种嫁接、变异的形象表达“对人，生命，人性中的种种不确定和不理解”；有的通过骨骼的机械运动，探讨生命体存在的方式和缘由。当然，所谓的寓意指向并不能清晰地道明，因为生存的困惑和难题，本不是那么易于陈述的，而艺术家们也不想作直白相筒的呈现。不过，在几位艺术家当中，我们均发现了对生命体原本属性的强烈关注。比如：曹晖的一系列揭开表皮的努力，就是要去除一切社会属性的覆盖，而以一种平等的观察视角还原生命体的自然属性，以奇异的生物或身体实验为母题的陆扬，也表示关注生物的普遍性，即关注它们之间同样的生物结构与本能；在黄一山的关于生理实验的画面中，不管是纯种的物件还是活生生的有肉感、有温度的动物成人，都被抹杀了界限，一律变为惯常操作中的“试验品”。当然，这样的呈现，有时也是从反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化、被控的时代身体的异化状况。

关于相关的科学研究，比如医学解剖、生理实验等，与这些艺术家创作的关系，有不少艺术家都表示了对这些知识作为工具借用性质的重视。当然，他们并不是要探究生理科学的问题。不管是来源于现实的医学实验还是经典名作甚或神怪小说中的图像，他们都力求图式的渊源自，而不是单凭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这种借用又不是直接的挪用和拼贴，它们均经过了艺术家的个人转换甚至亲身



图一六 产卵五至六日  
one young of a flea, the duration of pregnancy lasts 5-6 days.

陆扬 数据分解示意图 艺术实验  
Lu Yang: Diagram of Flea Delivering, 30 × 36cm, inkjet print on rice paper, 2008

操作、试验的实践。我们知道，90年代以来，挪用和拼贴现成的图像成为中国艺术家极其重要和普遍的趋势。但在这里，艺术家们都有意地与这种潮流拉开距离，他们在寻找一种可供持续探索的独特的工作方式。如果就身体题材而言，他们已经不是那种截取或复制身体样本及局部的元素化处理方式，而更多的是搭建一种思考框架，在这种框架里可以生发出无限可能性。

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还出于如下思考：当下不少艺术家的工作显得过于专门化，不能和其他学科形成有效的互动，以凸显在整个思想运动中的位置，而他们遥望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很多都是多身份的，艺术的发展和兴盛和其他学科的发达成互相沟通和补充。现在一方面因为跨学科现象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因为给予创作的各种技术与劳作支持变得便捷，他们也试图凭着当下技术借用的便利实现那种整合多种资源的研究型、学者型的创作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能够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意义呢？范景中曾经在《人文科学的危机和艺术史的前景》一文中，对追逐时尚的浮躁学风和各自为政的狭隘视野所导致的人文科学的普遍衰落，表示出极大的担忧。艺术创作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艺术创作与哲学、思想史、艺术史等学科有着不同的发展逻辑，可能也正如汪民安所说：“艺术家不需要了解太多学院思想方面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度，有一种思考的好奇心。”但是，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环境而言，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所带给我们的不同凡响的视觉经验和心理体会以及对于艺术概念的重新思考。回